

## 我的乡愁故事

# 爷爷的树

马跃辉

爷爷的自留地边曾种了很多树。我印象最深的是海棠树、香椿树和李子树，它们伴我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。时光荏苒，不知不觉中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，那些树也早就不在了，但它们却仍藏在我的脑海深处，时不时走出来和我叙旧。

## 海棠树

我们把海棠树叫作蜜梨楸树，它的花白中晕着浅浅的红、淡淡的粉、隐隐的紫，一点儿不单调。只可惜村里的海棠树没几棵，很多人并未见过它的艳丽，就连它的大名也少有人知道，只叫它蜜梨楸树。蜜梨楸旁边是一片竹林，还有茂盛的柏树和高耸的桉树，在这些高大的树木中，它并不出众，可到了百花怒放的春天，枝头绽放的繁花却是那么地卓尔不凡。

爷爷的这棵蜜梨楸树长得格外高。小时候，我们总爱光着脚玩耍，夏天天下过雨后，树皮正滑，我们便比赛爬蜜梨楸树。为了爬得高一点，我们会先助跑几步，借着惯性往树上一冲，随即抱住树干，控制好身体，再一点一点往上爬，但因为树皮太光滑，我们总会在中途滑下来。即便没几个人能爬到树顶，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爬着蜜梨楸树。

春天是找寻野菜的好时节。在长长的竹竿上绑一把镰刀，伸到春天芽树的枝头上，轻轻把它们割下来。新生的嫩叶轻轻一敲，就会整块儿掉下来。我们开开心心地把这些嫩叶拾回家，用清水洗过，切成小段，撒上盐腌一会儿，倒点酱油，拌点海椒面，再放点猪油，拌匀后就可以上桌享用了。

看着家人吃得那么香，我也忍不住尝了一口，却全部吐了出来——对我来说，那味道过于新奇，实在接受不了。叔叔们鼓励我：“再吃点，多吃几次就习惯了，习惯了就是好味道。”三叔是个热心肠，又夹了些春天芽到我的碗里，我犹豫再三，又吃了起来。

正二三月里，家里几乎天天都吃酸菜熬红苕。拌春天芽里的盐味、酱油味，混着猪油的醇香、干辣椒的辛辣，都是那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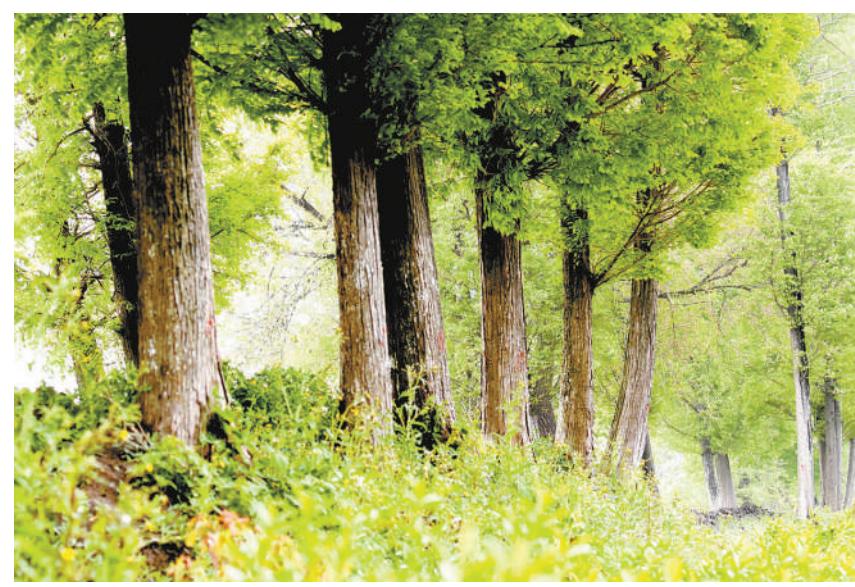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最贪恋的味道。相比之下，春天芽那怪怪的味道实在是微不足道。于是我索性两眼一闭，喉咙一滚，把春天芽咽了下去。一口、二口、三口，渐渐地，我竟接受了春天芽那独特的滋味。三叔见状笑着问我：“现在是不是觉得这个味道香起来了呢？”我点点头：“是啊，它的味道很怪，也很特别。”不知不觉间，我开始沉溺于春天芽的味道了。

春天芽配着红苕酸菜下肚，那股怪怪的、又带着点鲜香的味道，就这样成了我记忆里最鲜活的春天的味道。

## 李子树

爷爷在自留地的北边种了好几棵李子树。小的那株姿态婀娜，大的两株枝繁叶茂，虽说数量不算多，但也有绿树成荫的感觉了。

在我们马家湾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李子树。一到春天，整个村子就成了李子花



绿意盎然

李陶 摄

的海洋。从沟底到半山腰，到处都是盛开的李子花。李子花洁白无瑕，仅有花蕊上有些淡黄色。上学时读到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我总忍不住读成“千树万树李花开”。远远望去，李子花像白雪一般，和金黄的油菜花交相辉映，美不胜收。

那时候，总有照相师傅在李子花开的时候到我们村来，不少爱美的姑娘都要在李子树下留影，把青春靓丽的模样，定格在雪白的花海中。

花儿渐渐凋谢，这时候就要仔细看，才能在叶缝里发现小小的果实。我们日盼望着，在吃了黄瓜和西红柿之后，李子终于红了。孩子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天天跑到自留地里看李子，竟把湿润的土路踏成了干燥又平整的小径，真是应了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这句话。

爷爷种的那棵小李子树，不仅果实成熟得早，味道也好，于是我很早就对它们下手了。放学回来后，我坐在李子树的枝丫上，慢慢地吃李子。哪颗红了吃哪颗，任性得很。很多时候我还会在树枝上晃来晃去，那是孩童满足后无意识的动作。现在想来，那时的自己胆子真是大，李子树下就是别人家的稻田，万一摔下去准会变成落汤鸡！也许这就叫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吧。

那棵小李子树的果子，几乎被我吃光了。两棵大李子树的果子，则由爷爷打下来，背到街上去卖。但爷爷知道我们爱吃李子，不会把树上的李子打光。那些剩下的李子几乎都在树梢和挨近田里的位置，

我们仗着身姿灵活，将它们全部摘下，一一消灭。但那时我们总是不知足，觉得最好吃的李子肯定已经不在树上了，于是就去爷爷的背篓里找。趁大人们不在，我们悄悄钻进里屋，包上好多李子，躲到房后的竹林里慢慢吃。刚长熟的李子清脆可口，果肉和果核之间轻轻松松便能分离，我们叫它“脱核李”。

李子的价钱一般是五分到一角钱一斤不等。有天中午在学校吃了饭，我到街上闲逛，没想到竟然看见爷爷在路边卖李子。我过去叫他：“公公，李子好卖不？”他有些嗔怒地对我说：“辉娃，你跑到街上来做爪子？不好生读书？”我慌忙说：“我来买本子和墨水嘛。”爷爷相信了，问我需不需要钱，我小声说我自己有，说完就赶紧跑回了学校。坐在明亮的教室里，我想到爷爷还在街上卖李子，而自己却不好好读书，感到十分惭愧，赶紧拿起课本认真读了起来。

## 后记

为了写这篇文章，我特意翻出电脑里保存的旧照片和视频，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海棠树、香椿树、李子树，早就没了踪影。唯有爷爷房前的一棵柚子树留存至今，虽已树龄老迈、树干空枯，却结着沉甸甸的果实。母亲说房前没了树的遮挡视线更开阔，可我心里明白，那些藏在树影里的年少记忆，只能在脑海中慢慢找寻了。

(作者单位：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)

# 把钥匙开启成长之旅

鞠政辰

## 非虚构作品展

“这是咱组教处活动室的钥匙，现在交给你管理。”入职政治部组织教育处，没想到首先接到的是一把钥匙。

我学的是民商法，满心期待在专业领域大展拳脚，没承想被分配到政工岗位。当处长郑重介绍部门牵头负责的“翼云沙龙”得名于枣庄市第一高峰翼云山时，我只当是寻常命名；当他把活动室的钥匙交给我，并嘱托我拿好这把最重要的钥匙时，我难掩几分失落。

随之而来的多是一些起草通知、会场签到、端茶倒水、跑跑颠颠……二十来平的小屋一度让我觉得束缚了拳脚，直到那场“翼云沙龙”的举办。“干检察就是办大案，这是我刚入职时的想法。实际上干得最多的工作，是柴米油盐，是山川湖河，是一老一小……”这次沙龙邀请的嘉宾是全国首批公益诉讼检察官、山东省滕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刘玲。从她的娓娓道来中，我了解到，从甘肃农家走出的她，大学毕业后便扎根滕州市检察院，从刑事检察到未成年人检察，再到民事行政检察，直至公益诉讼检察，一干就是23年。在她的讲述中，最打动大家的，是聚光灯之外的那些坚守：既有写工作笔记、手机24小时向群众畅通这样的“小事”，也有办理专案时跨河沟、踩泥地、骑行167公里筛查河岸线的“苦差事”，更有总结点滴经验、为后来人铺路的责任担当。

“大气污染监控这个难题讲得太透彻了！”“下次活动我得提前占位，法院的朋友也想听一听。”沙龙结束后，很多同事意犹未尽。几位和我同批入职的同事羡慕不已：“没想到政工岗还能这么近距离接触模范，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！”这场沙龙让我第一次掂出手中钥匙的分量。我暗下决心，要在政工岗位上干出一番模样。

接访，是我在政工岗位接到的第二个硬任务。枣庄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中心的信访窗口，成了我的新“战场”。政治部主任特意叮嘱：“一张笑脸，一杯热水，主动招呼群众，态度永远是第一位的。”起初我在心里嘀咕，解决问题终究要靠专业知识吧？

那是个阴雨天，风又大，街上几乎没什么人。见一位裹着厚棉衣的老大爷在窗口徘徊，想起主任的叮嘱，我主动起身招呼，为他倒了杯热水。老人从塑料袋里掏出厚厚一沓材料，竟是写满了字的烟盒纸和皱巴巴的稿纸。原来，他和邻居因在田埂上种树起了纠纷，第一次争执中，他被邻居推搡致轻微伤，及多年邻里情分选择了和解，双方却因田地头的其他问题再起纠纷。我结合专业知识为老人分析问题，他听得十分明白，却总把话头引向邻里关系、乡村恩怨的“细枝末节”。我忽然意识到，老人或许不只是想咨询法律问题，更需要一个倾诉的出口。于是我耐心倾听他的讲述，适时肯定他说的“理”，不知不觉竟和他聊了三个小时。“人活一口气，这些话说出来好受多了。”老人带着释然的笑容离开了。

“竟然接到了老信访。说！你往白开水里加了啥秘方？”老人走后，其他窗口的同事围过来开玩笑。能放啥，还不是听了主任的交代，尊重人，关心人，理解人。不过，这把钥匙还真是管用。

参加山东省“四进”工作（进企业、进项目、进乡村、进社区），是我面临的第三个挑战，也让我在增历练、长才干的过程中收获了成长路上的第三把钥匙。菏泽定陶距离单位200公里，虽未出省，却是全新的环境，我满怀热情。但连续三周，无论是调研走访还是暗访摸排，即便笑脸相迎、虚心请教，也总难获得有效信息。焦灼之时，工作队里一位来自山东省司法厅的老政工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。他留着利落的板寸，穿一身洗得褪色的衣服，一口方言格外亲切。他去村里调研，说的竟是地道的定陶方言。看似天南海北地拉家常，聊到投机处，顺势切入调研话题，最终总能满载而归。

深受启发的我，也开始现学现卖定陶方言：“大清起哩忙啥来，俺帮恁可中……”说得蹩脚，总逗得调研对象哈哈大笑，却瞬间拉近了距离。从方言里的一个“中”字开始，我摆脱了问题清单的束缚，调研越来越顺畅。后来，我不仅被选任为工作队联络员，离队时还获评“优秀工作队员”。

如今，离开定陶已半年，我重新回到“翼云沙龙”，再次拿起那把活动室的钥匙。此刻，手握这把钥匙，我满怀珍惜与笃定。

(作者单位：山东省枣庄市人民检察院)

# 绿波路上的晨昏

刘散文

墨绿，细碎的叶子层层叠叠地铺着，像是藏着无数幽深的旧梦；红叶石榴绿得正好，底色上顶着一层深红浅绛的芽儿，仿佛披着一件红色钩花的披风……最动人的，是它们随着时节变幻的容颜。有时，绿草地上会探出几朵粉紫的喇叭花，枝头缀满金黄的桂花，几片枫叶偷偷地染上酡红。

清晨，太阳从东方懒懒地爬起来。那光是清亮的，带着一股子新鲜的锐气，大光看去，便觉着那是一片流动着的深浅不定的绿波——水杉生得高，意气风发的，像是要耸到天上去；桂花树则矮墩墩的，团头团脑，一派憨实的模样；无花果树枝儿婆娑，叶子阔大而颜色浅淡，像绿手掌似的随风鼓掌；雪松是沉沉的

花匠，在路边修理草木，那颜色跳在绿意里，格外鲜亮。

待到下班时分，光景便全然不同了。夕阳成了温柔的客人，它的光是斜斜的，甜甜的，熨帖得像母亲的手。它从西边漫过来，掠过道旁疏疏的草地，再从那枝干的间隙里一丝一丝地筛落。地上的草叶，一片一片都镀上了金边，透亮得仿佛能掐出来。尤其那一排水杉，真是俊拔得很！它们笔直地立着，被夕阳点化成披着金甲的卫士。光从它们的背后穿过来，将它们长长的影子投在路上，一道明，一道暗，像跃动的琴键。我的车便在这明与暗快速的交替里，一程一程地向明处驶去。夏天的傍晚，天上挂着动画里才有的云朵，有时还能瞥见一道透

明的彩虹，悄悄挂在灰色的空气里。在红日大桥的最高处，迎着橘粉色的晚霞，和无数车一起向家的方向疾驰，那一刻，我觉得无比幸福。

于是，这每日两趟、一来一往的时间，便成了我生活中一道绝妙的缓冲。它从物理上，将我那被文件与会议占据的工作，以及被柴米油盐浸润的生活，清清楚楚地拉开了。

总有人讶异地问我：“每天开两个钟头的车，不累么？”我总是笑笑。他们不知道，这恰恰是我一日之中最自在的时光。在这移动的方寸天地里，我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。兴致好时，便放一曲轻音乐，让音符像清泉一般流过心田；或听一阵激烈的摇滚，将胸中的郁结荡涤了去。我也时常听鲁豫的访谈节目，蒙曼的《红楼梦》讲解，这些内容与车窗外这蓬勃的、生生不息的绿意相映成趣，别有一番滋味。这哪里是奔波呢？这分明是给自己的精神，寻了一处可以自由吐纳的桃源。

(作者单位：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检察院)

# 叩响星空之门

蒋世举

我是从五年前爱上拍星星的。2020年，我待在农村老家，整日无所事事。等待天黑，观察天上的繁星，便成了我最喜欢的事。村里的夜，没有光污染的侵扰，黑得纯粹。每当夕阳的最后一道余晖沉入西山，天色便一层一层地暗下来，像是有人缓缓拉上了厚重的幕布。最先亮起来的是西边低空的金星，孤零零的，却亮得惊人。随后，整条星河仿佛被它唤醒，悄无声息地倒悬而起，横贯天穹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渐渐不满足于只是看星星——想到在科普纪录片《宇宙时空之旅》中看到的星轨和银河，我是不是也能拍出来呢？这个念头一旦产生，便再难按捺。我从零开始，在视频网站上一点点翻找教程，记下参数与步骤，然后拿出相机，笨拙地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尝试。

恒星是不断移动的，用相机拍摄长时间曝光的图片，再经过后期处理，就能显现出恒星在夜空中的移动轨迹，也就是星轨。想要拍出同心圆的星轨，要将镜头对准北极星，在保持相机位置不变的情况下，拍摄70至100张照片，每张照片曝光15至30秒。可那时的我既没有用固定相

机的三脚架，也没有能够自动拍摄的快门线。但是，人一旦对某件事产生兴趣，总会想方设法地克服困难。

为了找到开阔的视野，我背着相机爬上了家里平房的屋顶，用几块红砖垒成简易台子，小心翼翼地把相机搁在上头，让它临时充当我的“三脚架”。没有快门线，我就蹲在一旁，每隔三十秒，便伸手轻轻按下快门。那时是农历正月，夜里的气温接近零下十度，风像刀子一样，刮过屋顶，也刮过我裸露的皮肤。我在屋顶上坚持了五十多分钟，拍了九十张照片。最后一次按下快门后，我想站起来，双腿却早已冻得麻木，几乎不听使唤。

心中揣着一团火，我跌跌撞撞地跑下屋顶，冲进屋里，将照片导入电脑。一张，又一张，堆栈，合成……当成片在屏幕上缓缓显现的那一刻，我屏住了呼吸。一圈又一圈银白色的光轨，宁静而安详，下方是屋顶深色的瓦片。这些轨迹因手动操作而显得不够完美，却无比真实。我成功了，瓦片静默，星轨如歌。那个冬天，我第一次握住了光。

为了取得更好的拍摄效果，第二天我便添置了三脚架和快门线。设备齐全后，拍摄便更加频繁了。星空的

魅力悄然扩散，在我的分享下，竟有人开始向我询问拍摄的方法，继而也走上追星之路。

不再需要手动按快门后，等待照片拍好的间隙，我便有了大把与星空默默相对的时间。这时，我的思绪常常飘得很远——想起小时候的夏夜，抱着凉席爬上房顶躺下，睁开眼便是漫天星斗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那时只觉得以天地为床席、以星辰为薄被颇有乐趣，却不知这是长大后遍寻难得的清凉与安宁。想起一位天文学家曾对他的孩子说：“我们所见的好些星星，或许早已是‘尸体’。”宇宙太过辽阔，光从那里出发，要经过数十亿年才能抵达我们的眼睛。当那束光终于到来时，它的源头或许早已熄灭、冷却。我们凝望的，很多时候可能是久远到不可想象的、一场壮丽的遗言。想起那张著名的照片“暗淡蓝点”，旅行者1号在六十亿公里外回望母星，宇宙中的地球，只是一个渺茫的、仅占0.12个像素的微光。它比肉眼所见的任何一颗星都要暗淡，可那上面，有山川湖海，有爱恨离别，有我们所有的过去与未来。这无垠黑暗中的一粒微尘，便是我们唯一所知的家园。

康德的话也总在这样的时刻浮现



本文作者拍摄的星轨图

心头：“有两种东西，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，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越历久弥新：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，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。”立于静夜，仰望星河，我对此感同身受。在绝对的浩瀚面前，个体的情感被稀释，却又有一种更广大、更沉静的情感缓缓注入人心间。这份对星空的热忱，从未随时光流逝而淡去。无论后来身在何处，工作如何繁忙，我总会抽出一个夜晚，轻轻闭合，屏幕上映出刚刚捕捉到的、那片深邃的璀璨。每一次，我都会像第一次看见时那样，心头泛起最原初的、孩子般的欣喜。仿佛那扇通往浩瀚星空的门，又一次，为我轻轻打开了第一条缝隙。

(作者单位：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检察院)



文中提到的著名照片“暗淡蓝点”，由享誉全球的美国天文学家和科普大师卡尔·萨根命名。本书是卡尔·萨根60岁那年出版的科普名著，其主题关系到人类生存与文明进步的长远前景——在未来的岁月中，人类如何在太空中寻觅与建设新家园。